

東條胤永
編輯

近世名家文粹

二編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257
2



文庫 11
A 1257
2

柳田泉文庫



小宮山

近世名家文粹卷二貳編

東條永胤 編

荅日野亞相公書

賴山陽

布衣賴某謹再拜奉復日野亞相公閣下。一再辱手
書。懇諭覲縷。讀之數四。銘肝刻骨。蒙諭近與襄同進
者。群劾襄侍宴。被服欠禮。攜酒挈童。為倨傲不敬。閣
下諭其所從來已久。不必相尤。而訴之不已。謂閣下
雖容之。左右執事。必有糾責。所以去臙之會。拔隊特

近世名家文粹

萬壽堂藏

召襄。襄當時不知其由。頗怪之。今因尊諭。乃知之耳。夫襄之所為誠倨矣。然蒙閣下之包含。以至今日。閣下不咎。而儕輩不容。甚可異也。襄於是獨退避之可也。何必嘒嘒與較短長哉。雖然。承閣下之多方繾綣。初心所存。不敢不盡之於閣下也。襄倍隸之餘耳。叨侍搢紳。已極忝竊。忝恩恃眷。為此倨肆。豈不自知其罪。而所以不顧者。抑有由矣。襄受恩舊藩。義當委質致身。而少小多病。有所不耐。且天資疎狂。不能從物俯仰。得脫羈縛。放浪自適。喜平安山水幽秀。其文士

總非仕途人。乃樂居之。託跡市陌。杜門戢影。除看竹尋花之外。未嘗與人相往來。自念既已不仕。父母之邦。敢折腰於他人。不獨不仕。誓不蹈王公之門。何則。蹈王公之門。不可不穿仕者之服。執仕者之禮。是性所不能。苟能之矣。謂父母邦何哉。不圖閣下謬聞虛名。辱見延招。廁之賓客之列。愧懼交集。欲辭謝不就。側聞閣下風流宏裕。忘貴下士。憐才容物。非世王公之比也。故陳野人不習禮節。如許野服出入。如其平生。則不敢不奉命。又請賜予之際。無類臣禮者。前後

並蒙許允。於是敢進。爾來頻奉聲歎。得侍觴咏。果信
人言之不虛。而時顧視同輩。皆服儼然。濟蹌進退。而
襄獨頽放。言笑自如。歲時賜物。衆皆造門致謝。而襄
不肖。常恐致左右側目。竊罵。然知閣下諒其野性。以
度外待之也。所以恃焉不顧。所謂人見朱門。吾如蓬
戶者。閣下不唯容而不咎。眷顧歲加。屢辱知己之言。
撫躬感激。以為難獲之遇。思所以報之。以為身無寸
長。可圖裨補。獨有全吾不詔之節。以成其不驕之德。
傳之後代。以為美談。或有畫日野公夜宴圖者。滿堂

衣冠中。有亂頭粗服。攜瓢挈童。昂眉談笑者。豈不可
觀。區區之心。不為同儕所察。乃有今日之議。夫欲使
襄勉強修飾。擎蹠曲拳於閣下之前乎。擎蹠曲拳。世
不乏其人。有一人焉。而不擎蹠曲拳。在閣下何所損
乎。枉而行之。非必難事。獨惜閣下之容物不終。而襄
之直己有缺。一舉兩傷。何以報德。雖黽勉一時。不能
常然。則適足以重罪。是襄所以終不肖。非敢文過遂
非也。且因人言。每每變節。將何所不至。閣下又烏用
此無特操之士耶。夫閣下與襄等。為文字飲。結布衣

近世名家之粹 卷二 三 萬壽堂藏
之歡。非講禮法也。不然以無位無爵之匹夫與天子
之輔相促膝飲酒。禮乎。此輩所云云。何異於放飯流
啜。而問無齒決哉。假設閣下在朝廷。天下之將帥藩
鎮。有禮際不孫者。而閣下降屈之。則雖褻也。將獻出
位之言焉。今一布衣。輒生之失禮。何有於閣下。而掛
之於齒牙乎。况閣下未嘗以褻為失禮也。而此輩乃
尤之。豈謂其傲同列乎。簡棄禮法。野情相待。文士常
態。皆謂之傲乎。且凡所謂傲者。有所挾也。褻文章詞
藝。無一可挾。假使有之乎。褻亦嘗讀書。粗知輕重矣。

持彫蟲之末技。以為可以傲人。褻雖罷駑。未如是之
淺躁也。或以為閣下曲庇於褻。而褻矜其殊遇乎。則
不唯不知閣下待士之意。挾恩凌物。奴隸常情耳。曾
謂士人而為此乎。抑朋友之誼。見其可議。何不面加
箴規。而必陰譏彈之。且熟視至今。乃為此言。皆褻所
不解也。褻野人。本無求於王公。特感閣下之知遇。鞭
撻策惰。周旋至今。今乃如此。則閑雲野鶴。何天不飛。
何必勉己所不能。俯學都人士之為。為天下高人所
鄙笑哉。又無辭以謝於父母之邦也。獨依戀於恩眷。

念遭逢之難再。是以不能決然引去。唯閣下裁之。冀
謹再拜。

與山田琳卿書

鹽谷宕陰

琳卿足下。僕生於醫師氏。於軒岐之書。雖未曾目涉。
然得頗耳其說。醫之察病。以問切望聞為四訣。而問
居其先也。問其說則曰。病之為品萬不同。而受之之
源亦不啻萬殊。非令其人自言其狀。何由知之。此問
證之所以居其先也。僕聽此言。而有怪於吾問學之
道焉。人之異稟。猶病之有萬品。自非上哲之資。必有

偏處。則非一大病乎。身之有病。尚必使其人自言其
證。而後知之。而况於心之病乎。先覺者良醫也。後覺
者病夫也。則宜自悉其病證。而請之良方。而世之講
學者。曾無以是道相藥石者。何也。一日翻然而悟。曰
吁。王政墮而教道變。古之學者在國制。而今之學者
在私業。古之學者在實行。而今之學者在徒說。私業
建而大道為曲藝。徒說盛而六經為弁髦。宜矣。學者
之無意於實踐也。雖然。古之人不曰華佗。不世出。天
下未嘗廢醫乎。顧在病夫之擇而求之耳。自是之後。

迎世名家文集 卷二 五 萬善堂藏
每訪明師良友必自陳其病狀而求投之藥而足下則為所求之人矣。語云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于心人之相知也不待試而識矣。向者獲足下於川澄氏及接芝眉而聽緒論僕雖不敏固已有動於心者焉。僕交天下人亦不少見文章煥發者矣炫才銜技不見于言則見于色矣見博聞多識者矣誇多鬪靡不見于言則見于色矣見穎悟俊秀氣能可畏者矣不輕於言則躁於氣矣見淳茂好古介然有守者矣非偏陋寡聞則詭激悖俗矣如是者

僕初見則喜之再則已厭矣若足下者可謂人所當有者皆有人所當無者皆無者矣是豈非良友哉豈非良醫哉則孰不欲獻其病狀而求之方劑况在僕乎僕賦性昏懦百病無不在加之以中間迷多歧轉轉變移病無定狀請陳其詳僕年十五六時欲以經術文章名世以為求道在知古言知古言在讀古書目則誓不見漢後書而手則修李王氏辭既而入昌平學漸與四方俊髦交磨礱切礪始知文章小技不足修章句腐儒不足為妄意自斷曰學者將以有用

近世名家之粹 卷二
於世也。諸葛武侯讀書觀大畧。桓彥範不甚喜讀書。所志忠孝大畧有用之學。必如是而足矣。廢作文後。研經專以知經國之務為念。視性命之說為迂腐。聞理學之言。則掩耳而走。當時客氣甚盛。勝心如燃。斷然自以為是。而不恤人言。如是者數年。年二十餘。周遊關西。僑寓京阪之間。頗嘗辛艱。其後丁父憂。始躬家事。漸接世路。齟齬扞格。百不如意。乃嘆曰。學者將以為用也。而所學與所為每相負。豈非學之失其道乎。嘗為之深思長慮。以謂天下之事。有難為者。獨以

有私而已。苟無私矣。則事無足為者焉。於是一切排功利之學。復闇然自修也。已然而仍有一大沈痾。僕膽薄而善怯。材疎而鈍於機。量小而不能大受。常悲學者大患三焉。曰弱。曰昏。曰狹。有一于斯。良醫將無處投其方。而我皆無有之。思治之之方。而未獲焉。則慨然以悲。茶然以沮。閑宵清晨時。自環顧其中。尚有一點清明之靈。耿耿如存。如亡。治而養之。似其才不遂止於此者。即復奮然猛省。以慎獨為補方。以集義為恒藥。百事不苟。念念克己。日月不怠。憂憂乎其難

近世名家文集 卷一
哉。足下者吾黨之扁倉也。嚮約會讀禮記及中庸章句。幸見允諾。望自今以後。會論之次。經中要義。有中僕病者。切告痛論。不遺餘力。以下對證之劑。不冀尋常講訓。詰者之比也。沈確士有句曰。諸病自心生。心閒始可醫。僕心已閒矣。他人有所言。不敢不虛納也。况在足下歟。足下怜其一片惻惻之心。而辱誨之。幸甚幸甚。

與藤澤東咳書

森田節齋

益頓首白。東咳翁座下。僕性耽文。至晚未娶。往年座

下。媒女弟子某氏為妻。三年未有子也。其後攜妻來備後。寓於山路氏會主人伯美。問古文法。因欲品評太史公序贊。釐成一書以答之。併問世。而妻適有妊。僕求嗣之急。欲必得男。然謂得嗣天也。著書人也。在天者無如之何。在人者我將勉之。於是專心於著書。不復以嗣為念矣。既而婉期漸逼。書亦成一夜。乍聞呱呱之聲。起而視之。則男矣。僕驚喜將顛。乃名以司馬。以兒生與書成同時也。然此兒蠢乎無知。未可受教。書則可乞教也。今且陳其義例。体裁以質之。僕少

小喜讀史公書。尤好序贊。以為古文法度精嚴者無如史公書。而序贊其尤精嚴者。後學作文取法莫近焉。今今其段落節次審論其篇法章法。以示學者。至其風致獨絕使人一讀神往者。則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題曰序贊。蓋史公以二傳關世教尤用力。合序贊為一。成此奇文。然古今選者。獨取伯夷傳。不取孟荀傳。以僕觀之。孟荀傳勝伯夷傳。不啻數等。要之二篇傳之變體。學者不可不知也。自序在卷尾。今置之卷首。

者。蓋史公先為此篇。以小序百三十章為綱提。然後百三十篇順序記之。其篇末算字数。後人所加耳。非史公之舊也。史公已先為此篇。學者亦不可不先讀之。知一部大局面也。夫學者先讀自序。領全書之大意。然後通覽序贊。察其法度精嚴。又於伯夷孟荀二傳觀其變體。則史公之意不難窺也。取答任少卿書為壓尾。鄙見偶與綠漪女史所著讀史管見暗合。今不必避雷同也。凡是皆僕區區著書之苦心。不得不質之座下也。僕之成此書也。伯美賀曰。以先生之今

日。比之史公。有幸焉者。濟聞西洋人目著書曰紙孫。名所生曰肉孫。古今紙孫之盛莫盛於史公。而絕肉孫之慘亦莫慘於史公。今先生已得肉孫。又得紙孫。比之史公不亦幸焉乎。僕曰吁是何言也。荆妻嘗讀史有詩曰。一部五十餘萬言。龍門文筆照乾坤。曾函蠶室君休恨。有此紙孫勝肉孫。夫史公雖絕肉孫。其文與日月爭光。謂之紙孫固當矣。今余雖幸得肉孫。其所著特批評家之類耳。而予謂之紙孫謬矣。伯美曰。雖然。後學或由此書以發明史公之意。則此書謂

之紙孫亦可也。僕不知所以答之。座下以為何如。益頓首。

此書成。上棹在迤。不暇為序。以與東咳書凡例略備。欲置之卷首。而偶閱本傳。有至王莽時永封遷後為史通子之語。則末段不可不刪。然非此書大義所關。姑存之以換序云。

與江木晉戈論其所撰先師賴先生行狀書

森田節齋

森田益謹頓首。致書江木晉戈足下。僕向在備中。聞

通世名家文集 卷二
足下為先師行狀。竊喜以為必傳信之文也。今春來京師。熟讀其狀。大違所望。如足下所狀先師之行實。不足傳信於天下後世也。何以言之。凡行狀之體。大義所關。必書而詳之。學術之所源。必書而明之。不可必諱者直書。書而不失事實。是之謂傳信之文。今視足下之所狀。有大義之所關。書而不詳者。有學術之所源。書而不明者。有不可必諱而諱之者。有書而失事實者。今且舉之以質左右。夫三年之喪。古之制也。後世風俗澆漓。古禮頽廢。在此間行之者絕希。先師

獨奮於流俗中。卓然能行古禮。居春水先生之喪三年。亡論其不御酒肉。不敢赴宴會。不敢妄言笑。其操行之堅。人或至疑其出於矯情。然僕以其後來奉養母夫人。盡其驩心。知其居喪之情。必發於誠心。不出於矯情矣。縱令出於矯情。要其大節昭昭明矣。豈可不備書而傳之乎。今足下之所狀。不過書喪除云云。數語耳。夫唯書喪除。人以為行俗禮。豈知行古禮乎。是僕所謂大義之所關。書而不詳者也。先師之學。以經世為主。於宋儒之說。不肯信奉。今其著書布在世。

不必待識者而一覽瞭然矣。足下乃曰：學主洛閩而不甚墨守。夫所謂主洛閩而不甚墨守者，深信性命理氣之說，瑣義未說，稍有小異同之謂也。宜如先師之於宋儒之謂乎？若夫以春水先生學主程朱為之保護乎？古今父子異見多矣，何必保護之為？是僕所謂學術之所源，書而不明者也。先師少時嘗潛出國脫走，為追者所得，拘於一室，人多以此議先師。先師固不為無過矣。然此時先師齒甫弱冠，其卓犖之性，苦藩法之羈縛，不能伸其豪氣，故潛脫走耳。雖一時

不免貽父母憂，然而後來著述震耀一世，足以償其前過矣。况中年以後，深自恨悔，以為非德行不足以立身，毅然以名教自任。後之執筆者，直書之，足見先師之所以為先師矣。今足下之所狀，無一語及之。蓋諱之也。是僕所謂不可必諱而諱之也。先師及晚年學益高，識益深，獨其放情於邱壑，於卮酒，每獲良友，佳客，動輒過飲宿醒。僕嘗侍講帷所親見也。足下乃曰：飲酒有限，限盈不過一杯。是僕所謂書而失事實者也。夫書而不詳不明，諱而不書，書而失事實，則後

之讀其狀者。何以知先師之為人乎。僕故曰。如足下之狀先師之行實。不足傳信乎後世也。然足下之意。必曰書而不詳不明者。吾將追而詳之明之。若夫先師之過。我不忍書之。僕以為不然。忍書其小過者。有大不忍者也。何者。諱其小過而不書。則人將疑其大節大義之或非實。是欲掩其小過而使其大節大義不傳於後世也。故曰。忍書其小過者。有大不忍者也。抑足下之所狀。失體有更大於此者。夫島原酒樓。非享親之地。先師欲奉其驩心之餘過。而至此耳。不叙

可也。足下反張大其事。叙之曰。朱觥銀盤盡其豐美。又曰。以去國闕定省。深自悔恨。欲報其罔極之萬一。而春水先生既逝矣。故欲報之母夫人也。僕讀至此。不覺廢卷而痛哭流涕。忼慷扼腕。不得不辯之也。夫先師之於母夫人。粉骨碎身事之。猶以為未足。豈區區飲食以為足報之乎。嗚呼。先師之心為足下所誣。不明於天下後世。使先師之靈有知。則僕決知其不瞑於地下矣。願足下改之。其誣者。宜刪而去之。諱而不書。書而失事實者。宜直書而無隱。則先師之靈亦

將瞑於地下矣。是僕之所深望足下也。若曰吾文一出傳播海內。雖知其非不可改。則非僕之所敢知也。僕臨作此書。又慮其事實之有漏也。遍就同社之舊友而問之。宮原士淵云。先師少時刻意立言。常書座右。自警曰。汝欲與草木同朽乎。是其英邁之質。後來大著作之成。足以見其非徒然矣。又聞之一友某云。先師再奉母夫人游芳野。至一日。千本櫻花爛熳如雪。母夫人大喜曰。今而吾願足矣。先師一生不見喜愠色。於是喜溢顏面。曰。得阿母之一言。勝為宰相矣。

足以見其事母之誠矣。此二者。僕與足下未及知者。今拜書以備採擇之用。時維嚴寒。伏惟為道千萬自重。益謹白。

為臣不易論

齋藤拙堂

人臣所處者天位也。所食者天祿也。所行者天職也。自輔相大臣至於百執事。雖有大小高卑之不同。皆莫非代天行道者。豈鹵莽苟且之所能。此夫子所以為不易也。然彼庸臣者。自安其鹵莽苟且。不肯求稱其職。便處輔相之職。不過簿書期會。據例行事。此一

近世名家文集卷二
萬善堂
吏胥而足。有何難哉。使處風憲之職。不過巡城糾席刺舉小事。此一隸卒而足。有何難哉。使處侍御之職。不過奉盥櫛監飲膳。唯唯諾諾聽命奔走。此一奴婢而足。有何難哉。使處守宰之職。不過檢稅點役從事目前。此一村長而足。有何難哉。然而揚揚自得。以為吾能勝其任。盡其職。為臣之道如此而足。嗚呼。是未知其所以為不易焉耳。賢臣則不然。不以吏卒僕隸處。而以士大夫處。以士大夫處。則有士大夫之道。豈其易易也。夫士大夫之道。以愛君憂國為心上之進

賢退不肖。以理邦國。下之舉法振綱。以正風俗。入則逆拂獎頌。致其君於堯舜。出則撫字勞徠。躋其民於仁壽。焦思勞慮。竭股肱之力。欲以盡天職。范質曰。人能鼻吸三斗醋。即可為宰相矣。不唯宰相為然。百職皆莫不然。賢臣知其不易而行其難。庸臣不知其不易而行其易。此賢庸之所以判也。今人以賢臣目之。必怡然悅。以庸臣目之。必怫然怒。至於其所為。徃徃反之。諱其名而安其實。棄其實而悅其名。吾未見其明也。莊周曰。名實之實也。凡物有實而名從之。與諱

其名而安其實。不若務其實而獲其名。故人欲為真士大夫。當先知為臣之不易。知為臣不易。而後可與言事君之道矣。

三傑佐漢孰優論

齊藤拙堂

智孰大。不自用之為大。才孰大。善用人之為大。漢高以一水強人。偃然處三傑之上。能使其俯首屈體。竭股肱。布心腹。爭為之用者。無他。以其不自用而善用人也。夫名父之門。必有賢子。肖其父者。名將之下。必有材士。肖其將者。高帝之臣。亦豈可無肖高帝者哉。

求之當時群臣。獨有一酈侯近之。留侯淮陰不與焉。淮陰攻取戰勝。無敵天下。留侯運籌畫策。決勝千里。皆不世出之才。顧其用之者高帝也。而使高帝任之。弗疑者。酈侯之力也。何以言之。淮陰之卑也。侯識之。其逋也。侯追之。其擢也。侯薦之。而其叛也。侯誅之。乃知淮陰久在其掌中。留侯之深智遠識。非淮陰將才之比。然以羈旅入參帷幄。故舊大臣之所忌。而不聞侯一言沮之。乃知留侯亦在其度內者耳。至若躬鎮撫關中。不圖進取。足國計。瞻軍需。所守管籥。所掌錢

穀其名不華其功不顯英雄豪傑之所不屑而侯取以為任居之不疑使謀臣將帥得展力於天下以建不世之勲無侯則淮陰之才留侯之策並無所施蓋高帝不若三傑而善用三傑鄧侯不若二人而能任二人故高帝之大天下莫尚焉而鄧侯獨次之留侯猶弗能及况淮陰乎况平勃曹參乎侯嘗與曹參有惡臨卒舉以自代其忘身憂國之心至死不衰宜其能任用二人也夫悅華而遺實人之常情也今觀其傳碌碌無奇節或遂疑其不若二人當時漢廷群臣

論功亦謂侯之功不若曹參獨高帝謂走得獸功狗耳發縱指示功人也其唯群臣不能知而高帝獨能知之侯之優於二人正在於此也古人謂唐房杜傳無可書之事予於鄧侯亦云

論屈原

長野豐山

甚矣妬嫉之於人也豈唯女子有之丈夫亦有之同世而才高於已則妬生焉同道而才高於已則妬生焉同列而才高於已則妬生焉雖非同列非同道非同世其事之有與我同而才高於已則妬生焉女子

妬色之勝於已。而士者嫉才之賢於已。故君子之居
衰世也。用其才是難矣。要之不至見妬嫉。則庶幾乎
免焉。屈原之禍。蓋自妬嫉生也。原負其才。無所顧慮。
卒為妬者所窘。悲夫。當原之時。舉楚國人而皆小人
也已。而原不自重。敢極論盡言。發厲其才。無所藏蓄。
主悅其能。民服其忠。是妬者之所以切齒也。安得免
耶。今夫西施出。瞽者之前。而嫫母又自傍譖之。而欲
瞽者悅已難矣。見其不悅。退而怨之。喃喃說已之美。
而欲必曉之。及其不曉。繼之以死。甚矣。屈原之惑也。

夫懷王非瞽者耶。上官大夫令尹子蘭。非嫫母耶。而
怨其不知己。而又怒其妬已。惑莫甚焉。然屈原非不
知懷王之不明。小人之不容也。欲去而外求君。顧以
為楚國之親戚。而世臣也。故不敢焉。遂憂愁以死。可
謂忠矣。然死生亦大矣。屈原之死。雖如可哀。然身死
而無益於國。將焉用之。然其忠厚惻怛之情。怨誹悲
酸之辭。千載之下。足使仁人君子泣涕而嗚咽之。大
史遷曰。推屈原之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不信
然耶。吁。屈原死而數千載。世無復有屈原也。而上官

近世名家文集 卷二
大夫令尹子蘭之徒。擾擾焉何其多也。

六藝論一

鹽谷宕陰

古之教人者以容。其率之也以入。故理融而情諧。使人悅以入道。及其成材也。忠而恕。敬而順。以事上。剛不至激。以接友。直不至爭。以治下。則好惡平而寬嚴得中。後世之教人者以書。其導之也以言。故理格而情睽。使人苦以遠德。及其成也。剛則隘。直則絞。以事上。潔名為先。以接友。訐過居多。以治下。則好惡失平。流為忌刻。古人言。求士於三代以上。惟恐其有過。求

士於三代以下。惟恐其無過。教導之所以異。人材之所以降也。何謂容。六藝是也。何謂入。古所謂師儒者。在朝則典樂大司樂。在野則鄉老鄉大夫。皆一時之賢雋。道達而練於世務。德邵而老於人情。以身為範。因材設教。以已所能。達之於人。審情所堪。不以理強之。自拜跪坐立出入飲食之節。至奉親事君承祭接賓之事。皆有儀文。道寓於器矣。習焉而悟其意。德藏于容矣。行焉而喻其事。身執灑掃之役也。不言而知。考悌之事。冠履有儀。琴瑟在側。不言而知。和平之旨。

射必依禮。御必依樂。不言而知文武之致。一諷詠而不思邪。舞蹈而不離正。因冬夏之候。順陰陽之時。調其氣脉。使之不鬱。養其耳目。使之不移。自藝而入焉。不知道之為高。自儀而進焉。不見德之為難。不必攻心也。身攝而心正。不必論性也。情和而性存。故曰悅以入道。後世則不然。造士之術。壹以書籍。訓詁多岐。箋注紛散。執而論之。一字之義。終日而未盡。爭氣日長。競勝於口舌。尺楮之上。有修齊事。有治平事。數行之間。有君道。有臣道。有子道。淺深俱見。本末無序。聞

見之多。適以長厭卑。驚遠之病也。又其師儒者。經師也。非人師也。藝人耳。非通儒也。據理而不斟於情。言高而難於施事。以舜文之行。說諸下材。不判器之高卑。以顏孟之心。講諸童豎。不別訓之遠邇。可言而不可行者有焉。可聽而不可從者有焉。其至知長而行短。口到而心不隨者。勢也。且夫已之心。可以貌掩之。而人之行。可以其心責之。是以務修邊幅。而養望自高。刻於論人。而人難於為善。故曰苦以遠德。深矣哉。三代之先六藝也。蓋合而言之。禮樂所以養仁也。書

數所以養智也。射御所以養勇也。分而言之。禮有吉
凶。有軍賓。樂有羽舞。有干舞。射御有文容。有武容。書
數則治亂俱用。六者皆所以達三德而成文武之材
也。孔子曰。君子不器。其惟三代之教。足以造之而已
矣。

六藝論二

鹽谷宕陰

禮樂以成中和之德。經傳之論悉矣。其寓武之意。先
儒未暢言也。請得而詳之。在大易。水在地中為師。此
聖人之所象焉。以伏戎於禮樂也。蓋兵可百年不用。

不可一日而不備。然觀之則駭人視聽。不戢則姦民
思亂。故戎備藏諸郁文和容之中。猶如地孕水。至靜
之中有至險潛焉也。古之學者。耕且學。夫執耒耜事
稼穡者。如糲飲水。暴日沐雨。面首粗黎。皮膚皸瘃。耐
勞。故呼吸不促。習步。故馳騫不疲。體力既強矣。又有
比閭族黨之法。以聯伍兩卒旅。其平居相親。所以什
伍同死。及其入庠序。教之射御。教之舞勺舞夏。武樂
有鼓警。鏡亂者。鼓進金退之法也。立之綴兆。表地形
也。大武之舞。備戒已久。如有望敵。以待機之意。摠于

而山立者。中堅之陣也。因以知有先鋒後殿左右拒
矣。發揚踏厲之已蚤者。有似勢急節短之象。致右憲
左夾振而駟伐者。有象坐作擊刺齊武疊進之節。一
成再成闕九成。旋向南北。分為左右者。有象竒正結
散進退追逐之變。久立於綴。如既勝而整列之狀。凡
此舞節。日肄月演。干戚戈矛之習。形名分數之制。亦
在其中。及其蒐苗獮閔之時。又大張軍於曠野。搏猛
獸以擬獲。灑鮮血以壯氣。故濟濟之青衿。即跼跼之
武夫也。雍雍之禮樂。即肅肅之節制也。毋論乎周室

盛時。卿大夫皆兼將相。即以洙泗之徒觀之。冉求用
矛以入齊師。有若欲與死士宵襲。吳王營。仲由以三
軍之帥自任。皆以是教也。後世不知是意。建制設教。
文武分鏡。於是儒者不言兵之說作。及其弊也。唐天
寶之亂。百官不能騎。肅宗之幸靈武。執兵扈衛者。裁
八九十人。宋熙豐間。公卿入朝。廢馬用輜。獨王安石
終身不乘輜。有言自古人主雖無道。未嘗有以人為
馬者。然一人之言不能救天下之弊。文弱之病。所由
來深矣。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其勝者大原一役。

近世名家文集 卷一
而已。狄青王德用良將也。而蘓儼甫孔道輔言其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劉敞歐陽修言家現光怪。性合讖緯。四賢豈譖人者哉。學術乖古。好惡不平。其弊乃至於此。嗚呼。士農分而兵弱。封建絕而國病。六藝廢而士乏。文武材。學術之變。唐降於漢。宋降於唐。夷狄之患。唐倍漢。宋倍唐。遂為其所滅。孰知其禍原於禮樂崩淪乎哉。

六藝論四

今之書。古之書也。今之數。古之數也。今之弓馬槍刀。

猶古之射御五兵。而銃礮弩之類也。伊勢氏小笠原氏之儀節。曲禮之遺容存焉。東倣岡菌之伶官。古樂之遺音存焉。古之六藝。今皆畧存。或加詳焉。然而人才不及古。何也。是其故非一端也。請就其大者而言之。古者政教合於一。教成而用其材。所用即所教也。今則政出於官。而教立於私。教成矣。官不必用其人也。道藝達而身圖窮。賣業以糊口。鄙者乃近乎賈豎。夫以賈豎說修己治人之道。何才之育。古者二十家而塾。五百家而庠。二千家而序。萬家而學。王都有四

學諸侯有泮宮。其大夫有姆師外傳。學之設可謂廣矣。今則大邦而一校。中而一塾。小則無有。舉天下不過大小一二百。而僧寺乃有四十六萬院。妓樓娼家。每都不下千萬戶。觀閣雄麗。樓館華靚。異言之簧煽。妖豔之蠱惑者。奪耳眩目。而費舍寒陋。師儒之言行。不足以動人。奈之何使人背彼而歸此。古者躬稼以學。三年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六藝亦隨而成矣。猶不月仕也。必四十而後進。積厚而殖深。今則官無教法。父母無教意。或教矣。入官則廢。年長則廢。先王世

祿之制。必有教以達其器。今則徒世其祿而不之教。其厚士乃所以怠士也。耶律楚材謂元主曰。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今有志之士。欲請數年之暇。不可輒得。以望材之出焉。有是理哉。古者在一庠一校。而六藝備焉。雞鳴而起。大昕就徵。諸生業不在詩書。則在禮樂。不在射御。則在書數。孜孜終日。目不見異物。故其成也易。今則師立私業。文武異轍。技殊家殊。派人多。爭氣相慢。相猜。制子弟以婦人從一之義。或乃繁其科。艱其習。幸其成之晚。而利東

脩之多。不然則惰耳。子弟安所見。自小自棄。成一技尚難。安能及其他。而訓詁之支箋。疏之繁。與無大小學之制不與焉。若夫伊勢小笠原之禮。所謂虛文末節。而東儀罔菌之樂。乃俳優之類。學之無益。祇足傷材也已。然則今之六藝皆不足以造士歟。曰。奚為不可。世固有天縱之才。乘間氣而出者焉。使其人在其位耶。今之教師。亦將有所用矣。洞陰沍寒。萬物皆伏。及東風解凍。對雨一降。蟄者驚。屯者萌。凋者發。而在幽谷者遷。蠢蠢而動。欣欣而榮。動殖洪纖。莫非資陽。

春之光焉。宋陳傅良著書。傳之子孫曰。可用於一變之後。元王冕倣周官編一書。曰。若有用我者。吾其持此以往。王通有言。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今有諸葛其人出焉。則下將有陳王其人往矣。則於六藝之復也何有。

吉備真備論

齋藤竹堂

以小人之心。託君子之迹者。可欺諸暫。不可掩諸久。未有其心當時已暴。而其迹反欺後世。加吉備真備者也。真備嘗學於唐。而其所施。定釋奠。旌表孝子貞。

近世名家文集卷之二
婦儒雅之政皆不為無功于一時。蓋足以欺後世。竊君子之名。而不知其心既暴白于當時。不可掩也。何者。學問之道。莫重於君臣上下之義。而政莫大於賞善罰惡。今真備所與立者。僧玄昉之荒亂。藤原仲麻呂之驕橫。弓削道鏡之僭越。皆侮蔑君臣上下之義。至於望人臣不敢望之天位。罪不容死。而真備處端揆之位。負師傅之任。覲然趨走。俯伏于其下而不耻。且從而贊成之。其心所以與彼異者。幾希。至所謂政者。不過一二禮典。襲取諸儀容形迹之間。以欺天下。

是其學不足以為學。而其政亦豈足以為政乎。宜乎藤原廣嗣之稱其姦。而欲與玄昉同誅之也。史稱真備研覈術數。好搜人情。初見廣嗣。已知其為世患。然真備知廣嗣之為患。而不知玄昉仲麻呂道鏡之為患。何也。非不知也。知而從之。豈非欲借其力以固己位耶。是其術數而飾以聖賢之學。不免於廣嗣之稱姦宜矣。但斯稱也。不出于他人。而出于叛人之廣嗣。所稱者。雖是稱之之人。則非。故世不從其稱。而真備之迹。至欺後世。然自吾視之。廣嗣之叛。未始叛也。雖

近世名家文苑 卷二
其心激於妻事而為私。然使其成則誅玄昉。逐真備。一時足以清君側。天下必謂義舉。不謂叛。而真備之姦誰敢救之。今廣嗣不幸以叛誅。而真備卒以君子稱者幸也。吾自萬世之後誅心定罪。不當置幸以君子稱者。於不幸以叛誅者之下。

藤原保則論

齋藤竹堂

天下雖有大才。必用而後見其為才矣。才不自才也。用之而才也。用者大則才亦大。鎌足不為天智用。安見鎌足之才。鎌足之後比。鎌足而不愧者。保則為然。

保則之才。雖管原道真。三善清行。亦不能比也。道真有保則之量。而無保則之略。清行有其略。而量則未也。惜乎保則有兼之之才。而為世所用者。唯州郡令長。邊鄙將領。遂不能盡施于天下大政也。吾嘗觀其治州郡。務德化。不從事於督責鞭撻以求功。而民治盜散。是可謂不治之治。無功之功矣。而其征夷也。又曰。教以義方。不用尺兵。大寇自平。是亦主德而後戰。老成沈實之議。非徒知戰者也。知所以戰者也。吾以此知保則之才為相而相。為將而將。各隨其地而無

道世名家卷二
二十 萬言堂
不成矣。然保則之。所以為保則。有更大于是者。何也。
曰。知人之明是也。將相不同。然所以用人而成之者。
均也。將而不用人。則奔衝馳突。自先士卒。以求功于一
身。而三軍之號令不至。安望其察勝敗之大機。而
指揮百變。決勝於萬全。而無失哉。相而不用人。則規
規然持其偏長小數。與刀筆之吏。較錙銖之才能。將
使百司不獲盡其職。而天地之裁成。陰陽之變理。荒
矣。故將不用人。非將也。士卒也。相不用人。是有司耳。
豈足為相乎。保則嘗在備中。小野葛絃年少為掾。稱

曰。必當為天下循良之吏。又在讚岐。道真代為守。保
則曰。新太守當今碩儒。但見其志。恐非明哲保身之
士。後果如其言。是皆知人於治也。而其征夷。又舉小
野春風於遭讒免官之餘。是知人於亂也。唯知人於
治。故無為而治成。知人於亂。故不勞而亂平。是皆保
則之才之。所以為大也。才大而用者不大。才與無才
何擇。嗚呼。保則不見大用。而不足用之族屬。世擅權
要。使天下曰。鎌足之後無人。殊不知保則之見大用。
謂之後之鎌足亦可也。

藤原秀鄉論

齋藤竹堂

秀鄉何如人也。曰。其迹則誅叛賊而安國家也。謂忠可也。其心則依違觀望。見勢而變也。謂忠可乎。不忠其心。而忠其迹。猶且得忠臣之名于天下者。幸耳。何以知之。當將門之叛也。秀鄉不敢舉兵討之。造其營。通謁。將門喜迎之。髮不暇結。喋喋欵語。畧無威儀。秀鄉出謂人曰。輕率如彼。不足成大事也。遂與平貞盛討之。討之者迹也。其造謁之心。則何如邪。說者曰。秀鄉之謁。非就而降之也。欲窺其隙而謀之也。余謂不

然。秀鄉果欲謀之。何必造謁。顧此時將門舉事之初。將士未甚服。而秀鄉名已著。故其至也。將門喜之。喜其至。則必恐其不至矣。乘恐之之勢。討未甚服之敵。秀鄉何不移其造謁。而一見於簷鼓之際。吾將見將門之首不待貞盛而斬也。然則秀鄉之謁將門也。豈不曰。將門王族也。為王可也。我藤原氏也。相王而為關白為大臣。可也。聞純友既以是與將門約。將門果足相耶。我以純友之相將門者。相之。是其所以造謁也。謁而知其不足與有為。故去而討之。若使將門結

其髮安其語。而畧脩威儀。則秀鄉必不若是而止也。然則秀鄉未謁之前。其心有叛賊。而無朝恩。苟有叛賊。而無朝恩。是亦將門耳。純友耳。秀鄉同其心於將門。純友。而比其名於貞盛經基。故曰幸也。雖然。秀鄉之所以至此者。亦未嘗無由也。自藤原氏擅權以來。下情壅塞。武人將卒。蓄怨抱憤。環視于海內。若將門者。求一檢非違使。而不得。卒至於叛。今秀鄉亦以傑出之材。沈滯州邑。安得無憤且怨乎。為之上者。曾不加恩。而欲其戴恩。其待之也。無異於將門純友。而欲

其所報者。不與將門純友等。蓋亦難矣。將門之亂。藤原忠文受大將之命。不及事而歸。朝議不酬其勞。忠文憤之。至不食而死。噫。忠文幸不叛耳。使其叛。則亦非一將門純友耶。朝廷待天下之士。以將門純友。而天下之士。幸不盡出于將門純友之為。故秀鄉之不忠其心。而忠其迹者。亦非特秀鄉之幸也。尤朝廷之幸也。

三善清行論

松林飯山

菅原道真之貶。時平為首。清行為從。罪有輕重耳。世

皆惜清行之上革命議。徒資讒口。而不知其受時平之意以上之。顧清行之才非甘為時平所驅使者。而其至此者。蓋妒忌之心使之也。何以言之。道真之貶。時平欲坐其弟子。清行致書諫之曰。弟子唯請益受業而已。豈有知其謀乎。夫所謂謀者。何所指也。道真忠亮正直。為世表式。貶謫固非其罪。所謂欲立齊世親王者。亦出於讒人之口。豈有可指之謀哉。既有謀之可指。則有罪之可問。是道真一亂臣耳。道真之果不為亂臣。則清行之誣告也必矣。乃知前日上革命

議之心。即今日誣告道真之心也。清行之妒忌。蓋非一日。紀長谷雄文藻富瞻。照映一時。遣唐之使。道真為正。長谷雄為副。其才能與清行相匹。而清行罵以不才博士。其妒忌之心。亦可以見矣。長谷雄猶且然。况道真之才遠出其右乎。當是時。道真負海內重望。帝又英明。雖以時平之辨口。卒然言之。帝必知其為讒。故使清行先上革命議。然後徐說帝以其有廢立意。內外如合符節。帝豈得不信。且道真既去矣。其門人弟子。無一出清行右者。清行不救道真於貶謫流

竄之日。而救其弟子於連坐之時。欲以掩黨惡之名。殊不知能掩之於當時。而不能掩之於後世。可以欺愚者。而不可以欺智者。藤原良繩為左大辨。以名儒南淵年名大江音人。班在已下。乃稱病謝事。二人皆進職而後就職。是其雅量大度。自有過人者。而清行何足以語此。

楠正行論

松林飯山

嗚呼。元弘建武興國正平之際。微楠氏父子。其誰能扶正統於將傾。挫逆賊於方熾哉。而或者謬父子之

死太速。余曰。正行之死。或然矣。正成則吾無間然。蓋臨陳輕死。武夫戰士之常。至如將帥以身關國家之盛衰者。則可死而死。可生而生。惟適其時之為貴。故苟活偷生。固愚夫之所恥。知時全命。亦智者之所勉。顧正成之賢且智。豈不明於此哉。必有以也。且嚮赤坂之陷。正成曰。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既知其未可以死。則知其可以死矣。湊川之敗也。正成之意。必曰。仁能撫衆。勇能威敵。為三軍之司命。誓不與賊並存。則新田義貞在焉。出將入相。獻可替否。務納君於道。

則源親房在焉。率與羽之兵以應。緩急則源顯家在焉。利害不能回其志。盛衰不能變其節。視死如飴。百折不撓。則結城宗廣名和長年兒島範長等在焉。吾死而朝廷尚有人也。當是時。帝方信任羣小。苟吾死焉。而帝果翻然悔悟。以軍國事一委義貞等。不從中制。則猶或可以立功。是其所以逆料熟慮出此而不顧也。當正行之時。天子春秋方富。疆土日蹙。其危如累卵。有能仁以撫衆。勇以威敵。為三軍之司命。誓不與賊並存者乎。曰。義貞既死於越前矣。有能率與羽

之兵以應。緩急者乎。曰。顯家既死於攝津矣。有能不為利害回。不為盛衰變。視死如飴。百折不撓者乎。曰。宗廣長年範長等諸老相踵沒矣。獨有一親房。而衰老殆非昔日。則神器之所賴以重朝廷之所賴以尊者。正行也。天下之所望莫若正行。正行一日未死。則天下之民心一日未離。天下之人望一日未散。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一日未撓。正行獨何以死哉。吾嘗論賊之走鎮西。菊池武敏逆戰。一敗塗地。城尋陷。武敏逃匿山中。武敏勇士也。城陷大辱也。以勇士遇大辱。

寧不知一戰暴骨之為快。然而未死者。知鎮西籍已以為重也。義貞之奉太子赴越前。太子為賊所獲。義貞何面目對天下。然而亦未死者。知朝廷藉已以為重也。由是觀之。正行蓋未可以死矣。

足利高氏論

松林飯山

足利高氏使弟直義為執政。謂之曰。吾慕右大將之賞罰必信。而憾其用刑過刻。女副我意。勿猜且吝於功臣焉。或曰。高氏罪惡貫盈。天下之所不容。何望於右大將。特其度量之大有過焉者。觀於此言可知已。

余曰。噫。是高氏之狡耳。蓋所謂不猜者。非不猜。不能猜也。不忌者。非不忌。不能忌也。何則。高氏蔑棄君恩。敢行亂逆。天下之人誰不惡之。然而逐利貪名之徒。所以相率而歸之者。何也。所求者貨財耳。利祿耳。故高氏之所得而驅使者。非貪妄無恥之徒。則皆桀鰲不逞之人。少不克其求。則掉頭而去。是以高氏之待諸將士。微勲必錄。細功必賞。惴惴然惟以不失其意為務。當是時。雖有猜忌之心。將安施哉。吾嘗觀世之驕子。其父平居柔聲和色。唯聽其所為。及一旦有大

過乃赫然聲之勃然色之鞭朴箠楚之則彼必裂眦
戟手而怒何也。徂其父之恩也。高氏蓋知之。故彼奪
人妻而不制也。發人墳墓而不責也。至畧人子女刃
天子之公卿而猶不問也。蓋高氏之所患者不在政
刑不立。而在將士叛我。以為我藉其力以成我志耳。
他非所問也。而恐天下後世之以己為怯懦。故藉口
右大將欲以昧其迹。不亦狡哉。且直義非其弟乎。高
氏既忌之矣。而獨曰不忌諸將士。天下豈有此理耶。
吾故曰非不猜不能猜也。非不忌不能忌也。右大將

石橋山之敗。平廣常以萬衆來會。右大將不許輒見。
使人責其遲緩。而彼臣事我之心益固。高氏至呼赤
松則村為父。而群臣叛服無常。終身不能戡定禍亂。
嗚呼。夫英雄之所以御人者。豈在區區貨財利祿之
間哉。

文論

安井息軒

自立言列三不朽。操觚之士。嗚呼。多言矣哉。然或
數百年而堙。或數十年而堙。或身未死。而世無復知
有是言者。其卓然立於千載者。蓋無幾耳。安在其為

不朽哉。夫德至矣。雖則隱處。天下傳稱之。百世之下。可以激頑興懦。固非事業施於一世者之所能及也。况於其能被諸當世者乎。功則次焉。然亦能撥亂反諸正。轉衰為盛。生民以蔭。國家以安。其為不朽固宜矣。而世乃欲以空言。與二者爭光於千載。顧不難乎。蓋言有本有末。氣如烈焰。勢如浩河。波瀾以拓之。抑揚以激之。伏應有度。接開有趣。金聲而玉振之。是求於末者也。仁以貫之。忠以翼之。參之情義。以折其衷。伍之時勢。以通其變。其寓於物。發於不得已。而止於

不可行。而孝友慈祥之意。每行於其中。是求於本者也。夫德得於身。而功施於事。其宣於口。則謂之言。三者雖異。一原於道。故道言之本也。言道之興也。言與道離。猶無載之車。其轉雖利。其誰行之。是故善立言者。必先求道。道既通矣。融化而出之。以言於制度文物。彰著而核。以言於治民濟衆。慈良而怛。以言於料敵禦侮。明辨而哲。微摘其蘊。大批其款。事勢民情。燭照而數計之。以至乎山之聳於上。水之湛於下。禽獸蟲魚之擾擾於兩間。刻鏤彫琢。無復遯形。而一與世

近世名家文卷
相關感慨係此。使讀者感憤激昂。以興起於百世之
下。大可以治世安民。小可以尚志修行。然後言可得
而立也。然言之不文。不足以行遠。故本既得矣。又必
求之末。其字必鍊。其句必潔。其章必勁。而其篇必賁。
權而衡之。以視其平。靡而切之。以察其勻。若荆璞出
於山。琢而成之。則存乎其人矣。若夫專求之末。心馳
於機變之功。浸淫乎邪徑。雖絢爛可觀。久之則其味
索然竭矣。是謂之技。與侏儒俳優何擇。又安望其能
與夫二者並立於天地之間乎哉。

島津氏論

岡田鳴里

島津氏以源氏之裔。世有薩摩。至龍伯。威武大振。盡
并九州。而惟新家久皆雄悍善戰。所向莫不摧破。及
與豐臣氏接兵。始取挫衄。然竟不失其舊封也。或曰。
島津北條皆拒豐臣氏命。而北條氏不免。島津氏獨
得自全。何也。曰。二氏之罪。非有輕重也。其所以除彼
存此者。蓋以其地形異歟。古稱關東八州。可以敵天
下。自源氏北條氏至足利氏。皆據關東以興焉。早雲
以不世出之雄。開基於伊豆。子孫相續。遂并八州。五

世養兵據形勝之地。又與東照公連姻。他日或一翹足則天下之事不可測。此豐臣氏所以深忌北條氏而除之也。龍伯兄弟善用兵。非氏政父子所及也。然其所據遠在西陲。殆如外國。歷鎌倉室所變故。無有窺其國者。其地形險狹。不如八州沃野千里。用武之地。島津氏雖并九州。然得之日淺。兵非故附者。又無強援之可忌。所以得自全也。且秀吉意已在除北條氏。則雖欲復除島津氏。亦時勢有不可者焉。何者。創業之君。討反撫服。務存大體。使其得自新。故費力少。

而收功多。若夫欲盡鋤天下故國。則人人自知不免。出死力拒之。招危亡之道也。則其於島津氏。吾未知成敗如何也。故曰。時勢有不可也。余嘗論薩兵勇而輕死。至今遺風猶存。亦足見龍伯兄弟養士有素焉。其謀略戰攻之跡。多可稱道。而最功於天下者。為征韓新寨之捷。當是時。主沒於內。兵連於外。天下恟恟如蹈薄冰。向使惟新無新寨之捷。則韓兵尾擊躡我後。十萬軍卒為海外鬼。未可知也。庚子之役。侯伯抗東師。敗遷流竄。失國者不可勝數。而島津氏封土依

近世名家文粹 卷二 三十八 萬善堂

然雄峙於鎮西，豈不以其有大功於天下也哉。

近世名家文粹卷二終

48-13225

010190526700

